

“哦，不错嘛，你今天早上的演讲挺像回事的嘛，真有你的风格。”少年看了眼身边凌乱的环境，随手拉过了用麻绳捆起来的一摞书，一屁股坐了上去。

我想让他把屁股从我的书上挪开，可才张开嘴，手中的书本却被他抽了过去，少年为难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。

“我说夏泽，虽然看些没营养的小说和漫画是你的爱好，我无权干涉，不过把学生会的办公场所弄得跟垃圾山一样，如果被包主任看到了，你可又要挨骂了。”

“首先，那些演讲词都是一大早包主任塞给我，让我背出来的，我才不会说出那么烂的演讲呢。其次……”我鼓着腮帮一手撑在桌子上，想要从他手里抢回书，但由于距离和个子的差距，我怎么都碰不到他，“不要闹了宿星，我好不容易才从包主任那儿把这些书拿回来。你快点儿给我啦！”

听到我叫他名字，宿星这才放下了捉弄我的心思。他把书还给了我，但另一只手却落在我脑袋上，使劲地乱揉了一通，好像我的脑袋只是一块烂抹布似的。

“原来你还有更帅气的演讲胎死腹中啊。不过……再帅气的话，一旦小说、漫画书被包主任扣押了，你也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吧？”

我撇撇嘴，不否认他的话。

我，夏泽，麦纳斯学院的学生会会长，当然只是挂名罢了。学生会的事务我没有操心过一次，全部的事务都是由宿星解决的。

而我大部分的时间则是待在学生会里，享受着悠闲的时光，看看小说，看看漫画。除了漫画、小说之外，我剩余的消遣也就是那个恋人投诉信箱。

所谓恋人投诉信箱，起初只是文学社的报刊投稿信箱，但后来经过包主任的策划、重新包装，变成了如今的投诉信箱。

朋友、同学对于身边的恋人有任何不满，都可以以书信的方式投



主任。”

没错，我确定，我现在十分讨厌这个人。

又轻浮又邪恶。

我用足了最大的力气，拉住他的手腕，将他往楼下拖。

“啊，会长大人，麻烦你饶了我吧！包主任他很可怕啊。”

他明明有办法挣脱开我的手，但还是让我这么拽着他。一路上他都故意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，夸张地喊着，在旁人看起来就像是我在欺负他，可实际上只要回头看看他那张脸上挂着的笑容，很快就能明白，他在抱着玩弄的心态在戏弄我！

可恶的家伙！为什么我在学校里一年了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

哼，如果早让我遇到，我一定让你在学校里交不到女朋友，处处碰壁！

我在心里愤怒地想着，不知不觉已经拖着他来到了教学大楼下。这个时候恰巧下课，原本空无一人的大堂渐渐地涌出人群，脚步声、喧闹声、打闹声如潮水一般袭走了死寂。

但这热闹没有持续多久，门厅又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之中。大家都纷纷停下了脚步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，因为大厅四周都布置着玻璃和镜子，他们的视线也因为镜面的折射变得更加强烈了。

站在那么多陌生的人群之中，反感的情绪一下子漫上了心头。

我只能拉着男生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厅中央。

奇怪……为什么我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？

忽然，一声刺耳的尖叫声穿破了人群，一个披散着长发的女生拨开挡在她面前的人，面带震惊地跑到了我的面前。她张大嘴巴，小巧漂亮的脸蛋因为惊讶而略微扭曲，她伸手捂住嘴巴。

“Darling……你千万别过来。”男生忽然放轻了声音，低沉的声音莫名地变得很有磁性，每个字都清晰得仿佛可以传到在场的每个人耳朵里，他朝那个女生眨了眨眼睛，露出了一副很苦恼的模样，“她说



对是无孔能入。

我苦恼地思索了一天。第二天中午，被损坏的投诉信箱修好了，但我仍旧没有任何思绪。听到风声的包主任故意找了一堆事务把宿星支走了，好像我真的会得罪车南轩，弄出什么麻烦。

烦躁地看着空荡荡的投诉信箱，我意外地碰到了之前送投诉信的女生。她谨慎地看着周围，确定身边没有其他人了，才胆怯地走到我的身边，小声问我：“你好，请问……你想到办法了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没。”我懒散地靠在了投诉信箱边，翻开了小说，决定在里面寻找有什么拆散恋人的情节。

“那个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……”见我不温不火的态度，她的声音更加飘忽不定了。

我猛地抬头看向她，却看到了她满脸的恐慌。我……我有那么可怕吗？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她很配合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其实是这样的，据我所知，车南轩虽然很喜欢玩，但同样很讨厌频繁的麻烦，如果你能跟在他旁边，到处给他制造麻烦，他一定会不耐烦，最后放弃。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？”

“虽然车南轩不太怕你，但是我想，除了他，大家不太敢和你靠近，如果你在他旁边，那我的朋友应该也就不敢轻易接近他了。”

喂喂，虽然是你给我出主意，但是别说得我跟个恐怖的大怪物好不好？

我忍不住白了她一眼，这丫头竟然脸色煞白，慌张地又再次朝我鞠了一躬，掉头就跑。

只是她跑得太急，根本就没注意到前面有人走过来，身体重重地撞了上去，直接仰面，难看地倒在了地上。

生会?还让我去你那无聊的恋人投诉部?你有没有搞错?我只对谈恋爱有兴趣,可没有拆散恋人的这种变态癖好!”他好不容易喘上了口气,说话就跟开机关枪一样。

我抓抓耳朵,直接无视他的愤慨:“不好意思,我已经把话发出去了,现在你就是我们的成员了,虽然你现在有恋人,不过根据工作需要,请你立刻打光棍。”

“让我打光棍?你做梦!”他想都没想就直接否决了我的“好心”提议。

车南轩气呼呼地转过身就要离开,完全没注意有人朝他这边走来,脑袋直接和面前的人撞了个正着,“嘭”的一声,砸得他的脑袋发晕。

而他面前的人不是别人,正是面带怒色的包主任。

他油光发亮的额头被撞得透出了一丝红意,刚张嘴想骂对方不长眼,可在看到车南轩之后,嘴边的怒话又咽了下去,换成了难得一见的亲和表情。

“哎呀同学,你没事吧?脑袋有没有撞伤?晕不晕?要不要我叫人送你到卫生室休……”

“不用!”天知道车南轩到底有几个胆,直接无视包主任的示好。他回头怒瞪了我一眼,迈着重步就要离开。

“你走慢点儿,被吓得想跑也要注意脚下啊!”我愉快地喊着,还没说够,就被包主任的话给堵了回去。

“你在乱搞什么!什么恋人投诉部?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!”包主任顶着孕妇般的啤酒肚朝我这边直走,我会意地让开了座位。广播室的男生一见到包主任,脸吓得更加惨白了,连滚带爬地就往外面跑。

转眼间,广播室就只剩下我、包主任和宿星了。

宿星还是挂着那副无奈的表情,耸耸肩膀,走到了我的身边。



01

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嘴巴，就算没有电视，没有任何媒体，流言也会传播得像蟑螂一样迅速。食堂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包主任和宿星的耳朵里。我又被包主任做了一堆思想工作，而宿星除了对着我叹气还是叹气。

“明知道包主任不敢惹车南轩，你还一次次地冒犯他。唉。”

“明明是他先来惹火我的。像他这样的垃圾，绝对不能让他有好日子过，否则就太对不住那些被他残害的女生了。”我捧着漫画书，一边看着里面的内容，一边对着宿星认真地说道，“我现在可是努力地在制造流言，让众多女生都意识到，跟着车南轩就等于是惹上了一个大麻烦啊！”

没错，流言不分正面还是负面，只要能让车南轩的小日子变得混乱，或者更加麻烦，那都是成功的！

“据我现在的观察，钟离对车南轩的喜欢绝对在速减，以她的性格，绝对受不了被那么多人关注着，指指点点……嗯？宿星你别老叹气，加速老年化啦！”我又看到他在揉太阳穴了，急忙挥着手中的书凑到了他的面前，岔开话题，“你是不是读书读得太用力了？我说你还是放弃吧，你那英语是被诅咒的，花再多的时间也注定会挂科。”

宿星什么都很厉害，唯独英语，每次考试不管是简单还是难，他



“喂，这些很丢人好不好？而且加油呐喊什么的都是拉拉队的活，我们抢她们的饭碗很没人品哎。”我努力地要跟车南轩划清界限，只是身边的两个女生一点儿都不配合，一直沉默着不开口的钟离也拿过了一个挂有铃铛的彩带，漂亮的脸蛋上浮现出了微微的红晕。

见鬼，你在脸红什么！

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脸红的东西吧？

不带这么跑错频道的！

我开始强烈后悔，我为什么要跑过来陪这群与我格格不入的家伙？

在抱怨中，篮球比赛开始了。

03

我看不懂篮球，有关这方面的漫画也只有很小的时候看过《灌篮高手》，现在除了那个搞笑、热血得一塌糊涂的樱木花道之外，其他的我也记不太清了。

我想金雅在被老师强制要求和尹暮川分手之前，她一定也很多次偷偷看过他所参与的比赛吧？

金雅很快就融进了现场沸腾的气氛之中，整个人都离开了位置，拥到了最前面被栏杆拦住的地方。在场的很多人都攀到了栏杆上，挥舞着手中的牌子加油助威，那些呐喊几乎都要压过拉拉队的声音了。

果然，我一点儿都不适合那么热闹的地方……

好想回去啊，中午的书还没看完呢！刚才走得太急了，带出来的是一本已经看过的烂书。

我侧头，才发现安静的钟离竟然也跑到了人群里，随着校篮球队的进球，跟着金雅一起欢呼，那架势喊得倒有几分撒气的样子。

嗯，一直待在车南轩身边，肯定堵了不少气吧？



小丫头竟然还不怀感恩的心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车同学，我的确很感激你，不过是感激地想把你打飞。”

“你！”车南轩气得瞪大了眼睛，我想他应该是在想着该说什么话才能在一句内让我词穷，只是没等他想出来，一旁的钟离就出来帮忙解围了。

“那个，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她为难地站在我们之间，金雅也赶忙站到了她的身旁，连连点头应和道，“是这样的，因为刚才车南轩帮你，还有我的事，让他女朋友安琪琪很不爽，她看到钟离后更加无理取闹，在闹别扭。”

这个，有点儿嫉妒心的女生都会吧？

自己男朋友对自己不理不睬，整天泡在其他女生堆中，跟蜜蜂一样。谁让车南轩是个花花大少，他活该。

我无动于衷的样子让他们更着急了。

“夏泽，你帮帮车南轩好不好？安琪琪可是在全校发话，如果让她看到有其他女生跟在车南轩身边，她就要让她好看。车南轩要和她分手，可她死活不肯，她还要车南轩付出花心的代价。可是你也知道，车南轩也是因为帮我才会弄得那么尴尬，他……反正夏泽也是专门拆散恋人的，他们既然不合适，那你帮助他们分开好不好？”

啧啧，车南轩的女朋友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，敢说那么毒的话……原来她叫安琪琪啊。名字挺天使的，怎么人就跟妖女一样恶毒呢？

车南轩被爆了丑闻，脸色自然也好看不到哪里去，他尴尬地将头撇到了一边，眼角的余光还停留在我身上。

他们会来找我，估计也就是因为全校唯一不怕安琪琪的人，只有我夏泽了吧？



我阴沉的语调后，纷纷让开了一条道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金雅为难地扯了下我的衣角。

安琪琪安静了，她瞪大了眼睛，或许是想抑制眼泪继续流下来，或许只是想要在我面前保留最后一分形象。

“让她跟我进去吧。”

保安听到我的话明显为难了，他迟疑着要不要松手。

“你是车南轩他们安排在这儿的吧？你可以问他本人。金雅，你手机里有车南轩的号码吧？”

“有有！”金雅会意地拿出手机，调出了车南轩的号码，然后伸到了保安的面前。

“你就说，夏泽要带安琪琪去看他，他会答应。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我会那么肯定车南轩一定会同意。

话说完后，我忽然觉得有那么点儿高估自己了，对于车南轩来说，安琪琪是个他要扔掉的麻烦，而我，或许也是吧……

如果他拒绝了怎么办？

啊，真糟糕，那么多人在看着，一定会很尴尬、很丢人的。

我仍旧保持脸部不为所动的坚定神情，但心里已经大乱了，所以完全听不清保安在和车南轩说什么。

过了大约半分钟，他终于合上手机还给了金雅，然后松开了抓着安琪琪衣服的手：“你们可以进去了。”

他的话听上去很不服气，但又不能违抗。

安琪琪听到之后，赶紧擦掉眼泪，跑到了我的身边。她始终都没说什么话，只是用怀疑的眼神凝视着我，似乎觉得现在的我很不可思议。

呵……如果是误会了我和车南轩的关系，那你就错了。

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猜中车南轩会愿意让安琪琪跟我进去



问道：“夏夏……夏泽，你……没事吧？笑得那么可怕。我……”

我汗颜地将脑袋抵在了桌面上。

我只是冷笑，再普通不过的冷笑罢了！

我不是鬼，不是妖怪！麻烦你别再用这种惊恐的眼神看我了！

端木太阳是高三的应考生。刚走到高三年级的楼层时我就感到了明显的压抑感，虽然现在已经是下课时间，但走廊里只有寥寥几人，往大门敞开的教室里扫一眼，就能看到一个个头埋在叠得高高的书本里，好像被活埋一般。

他们完全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，丝毫不理会外界的情况，所以当我走进端木太阳所在的教室时，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。

“你就是端木太阳？”

我站在一个男生面前，他的头发过于凌乱，偏长的刘海遮住整个额头，配上一副堪比啤酒瓶底的眼镜，比之前在照片上看到的模样更加颓废了。

他蓦地抬起了头，同时堆在他桌子上的书也哗啦啦地倒了下来，声响突兀地打破了此时教室安静的氛围，惊动了一群同学。

“啊！那不是夏泽吗？天啊，是谁把她放进来的！”

“老天，我不是眼花吧？夏泽哎。难道我们班还有被她盯上的男生？”

……

不知道是谁多嘴地大喊了一句，大家都纷纷惊呼了起来，我忽然有种被当小丑观看的感觉。

拜托！我又不是花痴女，谁要盯上你们这群书呆子！还有，什么叫“谁把她放进来的”？明明是你们自己班级大门敞开，没有注意到我进来好不好！



01

“哎，虽然没有搞定活动方案，不过食堂的事处理得不错。烧菜的阿姨又表扬你分配工作做得很不错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要保持啊。”

晚间学生会议刚结束，我就被包主任给留了下来。能听到他的表扬，我简直激动得要流泪了。要知道为了赶在下午4点前弄出今晚晚饭的菜，我和金雅她们可是忙得恨不得把脚都一同用上了，最后连车南轩这个吃软饭、什么活都不干的家伙都看不下去了，动手帮了些忙才准时完成。

唉……果然等会儿还得去拜托宿星，帮忙找几个学生会的同学来帮忙。

“不过，夏泽你可真应该跟宿星学习，你苦恼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结果的东西，他只是花了一个下午就大致通过了，唉……这个就是差距嘛。”

我知道宿星很厉害啦，学生会就他最牛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包主任交给的任务，不过……一个下午……

如果这鬼东西是一个下午就能搞定的，那我之前浪费的那些时间都是为了什么！

“是吗……”我失落地垂下了脑袋。



“你顽强得跟小强一样，还躺……等等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好了吗？”

“你试试被人这样打一次，如果能好得那么快，我车南轩名字从此倒过来念。”

我知道他只是激动地打了一个比方，但我脑袋里很配合地浮现出了自己被殴得到处青一块紫一块，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的狼狈模样。

嘶……似乎还真有点悬。

“你不会是想说，你的伤还没有好吧？你现在身上还缠着绷带？”

长袖长裤，只有敞开的领子露出车南轩小麦色的皮肤，脸上不见了大块的淤血乌青痕迹，他刚一出现就精神满满地跟我斗嘴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全部都好了……

怪不得，车南轩不坐大巴，而是由包主任开车子特别护送来的。

“既然没还好，你跑来学农干什么？这样的身体能学农吗？这里条件设施那么差，早上还跟我们走那么远的路去橘林，你疯了啊！”

他在听到我愤怒而担忧的话时，原本眼神中充斥着激动情绪消退了不少，一抹很微妙的笑意笼罩了上来，似薄薄的纱，模糊得让我看不明白，形容不清。

“我想我也是疯了，听到宿星那浑蛋说你不会再来医院，我就跟神经病一样要出院，急着要拆掉石膏……哈哈……”

车南轩低下了头，抵在了我的胸口处，我想要躲开，可被他抓住的手臂却怎么都无法挣开，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力气是那么大，完全不像是个空有其表、软弱无能的小白脸。我只是被他拉着，整个人就几乎无法移动了。

他的笑声我不是第一次听到，可是这次却和我任何一次听到的都不一样。

丝毫没有让人感到愉快，反倒苦得如同黑咖啡一般。



询问他的同学或者队友，除掉那些见了我就逃跑的家伙，我得到的回答也都大致相同。

“尹暮川啊……我很久都没见到他了。他在玩失踪呢，是不是转学了啊？”

“之前流言传得太凶，可能躲起来了把。”

“这样的家伙不见到也罢，大家都在一起读书近三年，竟然一到重要的时候就知道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！”

……

听着他们的回答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困惑了。

尹暮川事件，发生的正确时间就在我们学农的第三天，因为学校封锁了很多内部消息，大部分的消息都是由一些当时的同学和篮球队的队员传出的，众口不一的缘故导致一些内容越传越失真，到最后很多同学除了知道尹暮川无故缺席、殴打同伴，最后被逐出篮球队之外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如果说流言在我们事后回来已经有所平息，那么之前……

“呼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了，夏泽！你就那么热衷于捉迷藏吗？你知道麦纳斯学院有多大吗？”正想着，背后忽然一只手猛地拉住了我，我吓得脑袋嗡的一下变得空白。

啊啊啊，车南轩你这浑蛋，你难道不知道突然冒出来这样大喊，很容易把沉浸在思考中的人给活活吓死吗？

“又不是我让你找的。”我小声嘀咕着。对方反倒笑得跟花一样，那只咸猪手不停地拍在我的背后，分不清到底是在帮我顺气，还是故意在打我解气。

“喂，你这个绯闻聚集体，快点儿离我两米远！”

我迅速地扫视了一番四周，还好这条路上向来往的学生都不多，否则谁知道等会儿学校里又会传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！

车南轩耸肩，但还是死皮赖脸地站在原地不动：“这条路也就两



你这是什么思维啊！

“你等等还有课吧？”包主任间接地拒绝了车南轩。可他比狗皮膏药更顽强，怎么可能被这么一句话就打发？

他莞尔一笑，双眼都弯成了两条弯弯的线：“我应该也没有上课的必要吧，包老师？”

他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他也没有上课的必要？

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我可是从来没有见他上过年级前 50 名的排行榜啊！这样的成绩，会没有上课的必要？

包主任看了一眼手表，不再和他多嘴：“你要来就来吧。”

哎？不是吧！这么就放过他了？

05

尹暮川的家离学校还算比较近，步行半个小时就能到。

开门的是尹暮川的妈妈，我曾经在包主任的办公室门外见过一眼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家的缘故，她素面的模样和记忆里仅有一次的瞥见有很大的区别。她的脸色黯淡，而双眼却有明显的红肿痕迹，眸子更显得疲惫，略为干枯的黑发被她随意地束了起来，有些凌乱。此刻面前的她显得憔悴很多。

尹暮川的妈妈一见到包主任，急急忙忙地招呼我们进屋了。

尹暮川的家是普通的两房一厅，简单的装修，没有什么华丽的摆设、高雅的装饰物，不算拥挤的房子谈不上特别整齐，但每个空间都运用得恰到好处，也就不显得凌乱了，至少我们站在里面不会有拥挤的感觉。

“抱歉啊老师，还麻烦你们特别跑一次。暮川这孩子生病了总是不好，这么多天没去学校报到，我也很担心啊。”女人招呼我们坐下后，将饮料一杯一杯送到我们的面前，然后才为难地将话题移到了尹暮川的身上。



人生的大败笔啊。”

车南轩说着，对着阳台的方向很自在做了一个投篮的姿势，然后回眸对着尹暮川的妈妈咧嘴一笑。

啊……这个家伙！

他在干什么啊？笑得那么欠揍！

“阿、阿姨，我这个同学他脑袋……”他脑袋很不正常，你千万别理会他。

我发誓，我真的想这么说，可对方似乎一点儿都不在意，反倒被车南轩那灿烂得有些过分的笑容给吸引了。

“等暮川没事了，我一定让他陪你打球，这种事多练习一定会好的。”

“真的？哈哈，那我得记住了。”车南轩一手握拳捶向另一只手，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“啊不行，我得亲自跟那家伙说一声，否则他到时候耍赖，不肯做我教练，那可就郁闷了。”

女人的笑意终于完全地显露了出来，她指了指走廊右边的一间房间说道：“傻孩子，他在房间里，你去跟他说吧。”

“好好。”他笑咪咪地连声答应，走到我身边拉着我就要跟着他一起去，“走走，夏泽，你去给我做公证人。”

哎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
车南轩什么时候对打球感兴趣了？那么积极地要找尹暮川做教练？

我踟蹰地盯着他，忽然我感到包主任用脚轻轻地踢了我一下，示意让我起来。

“车南轩在套她的话，让我们可以单独和尹暮川说话，你快跟去。”包主任的声音在我起身的瞬间同时响起，轻得划过我的耳边，只有我一个人听清楚他说了什么。

哎？不是吧？车南轩刚才的那些话，其实都是另有目的？



被包主任一提醒，我这才意识到，自从刚才我们进来，尹暮川的妈妈除了告诉我们尹暮川的现状，和包主任谈论一些模式性的话题之外，根本没有要让我们进他房间的意思。

她根本是打算一个人应付我们，一直到送我们离开！

尹暮川会生病，变得卧病不起，除了一些自身的原因之外，在旁人看来，和学校还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关系。

如果说，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孩子宠溺的保护，不放心我们轻易去见自己的儿子，那么也就能解释清楚了。

“你那是在色诱吗？”虽然我很想赞美一下车南轩，但才开口话就不对了，我又忍不住挂上了调侃的表情。

“我在帮你们哎。”他故意楚楚可怜地眨了眨眼睛，然后脸上笑得宛如漾起了一朵花，“不过夏泽，你告诉我怎么色诱你会比较容易成功？我一定去试试。”

你当我是喜欢包养小白脸的富婆吗？

我不理会他，站在尹暮川的房间门口，轻轻地叩击了几下门，轻手轻脚地推开了。

如同预想中篮球爱好者的喜好一般，一走进房间，尹暮川房间最先映入眼帘的，就是墙壁上贴着的各种各样穿着球服的篮球明星的海报。那些海报几乎把整面墙都覆盖了，若不是房顶还白秃秃的，我几乎无法辨认他房间的墙壁究竟是什么颜色。

尹暮川的床靠近窗口，在听到开门的声音后，他睁开了眼睛。

因为生病的缘故，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瘦了，较深的肤色也透出了浅浅的苍白，就连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

如果说从前的尹暮川是个活跃在阳光下，活泼而又严谨的篮球队队长，那么现在的他，简直就像个软弱无力的废物。

“你是……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他的声音很虚弱，语气谈不上是厌恶还是欢迎，平静得没有过多的挣扎。



他完完全全地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。他和篮球共存，仿佛只有和篮球在一起，他才是完整的。

所以这样的他，才不会感受到金雅的挣扎。

所以这样的他，才会一次次地对于金雅的哀伤感到麻木。

麻木到一种让我看得都想要狠狠给他一拳的地步。

一心追逐着梦想，不在乎其他人，只知道全力以赴的他，本身并没有错，但是，最后还是伤害了一个人。

那么，这样的他究竟是对了，还是错了呢？

一只手无声地落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蓦地抬起了头，对上了车南轩黑玉般清亮的眸子。

怦怦……

没有言语，可心跳还是乱了节奏。

那种被无声注视着、安慰着的感觉，明明和宿星从前给的那么相似，但是从前却不会有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。

“可是，他们根本不会这么想吧。”尹暮川的话打断了我想要深究那份心动的想法，他身体微向一边倾侧，面向了贴满海报的墙面，凝视着上面的人，我想那应该就是他崇拜的偶像，“不管我说什么，他们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我越是想要解释，最后越会变得更加无力，变成一个人。”

“那是你把从前在你身边的人推开的缘故吧。如果你能对金雅好一点儿，她一定会不顾一切陪在你身边的。”

每次只要一在他的事上想到金雅，我就发觉他的可怜也没有那么值得同情了，反倒多了几分愤慨，让我忍不住想要多责备他几句，全然忘了看场合。

车南轩加重了手中的力度，按住了我：“我们并不是来听你废话的。你觉得心里很委屈不平，可以把事情的缘由都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和夏泽一定会帮你的。”